

时代在变,英雄精神不变,红色基因在乐团演奏的音符中流淌不息

60多年后,《我的祖国》依然激动人心

本报记者 柳姗姗

“风烟滚滚唱英雄,四面青山侧耳听侧耳听”“一条大河波浪宽,风吹稻花香两岸”……伴随着耳熟能详的乐曲,直击灵魂的旋律,近日,长影集团举行的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英雄儿女》交响音乐会,再次将观众带回革命先烈的英雄历史。

作为中国最早成立的国家级电影交响乐团,伴随长春电影制片厂大批经典影片的问世,长影乐团创作了700多首包括《我的祖国》《英雄赞歌》在内的电影音乐,并成就了几代人心目中永不褪色的红色记忆。

红色基因刻在骨血里

今年62岁的双簧管演奏者刘晓非,是长影乐团年龄最大的成员。作为长影子弟,过往的一甲子时光都与长影乐团都有着密不可分的缘分和情谊。

“我父亲是长影厂的导演。”刘晓非告诉记者,童年记忆里,是一部部经典红色影片伴随自己长大,他还做过很多次跑龙套的群演,为多部译制片配音。

除了热爱红色电影,从小便颇具音乐天赋的刘晓非对影片配乐更是达到痴迷的程度。从10岁开始,每次去看电影,他都要拿着圆珠笔和小本子,摸黑听音记谱,只要听一次,就能全部记下来。

“长影在战火中诞生,最早时是部队打到哪里,电影就拍到哪里,通过父亲的讲述,我感触最深的就是长影人对电影的严谨求真、精益求精。”刘晓非说,比如对子弹的配音就精细到很多种,打到脚旁土里的、穿过耳边的,不一而足,这种执着精神也灌注到电影配乐中,使得每一个音符都有血有肉。

阅读提示

战争越来越远,动人的英雄故事和音乐还在。几经迭代,如今的长影乐团成员年轻而充满活力,但流淌在骨子里的红色基因仍是其最具魅力的特色和招牌。20多年来,这个老牌乐团开创性地走出一条将电影音乐与交响乐相结合的演出之路,足迹遍布全国200多个城市,举办过6000多场音乐会,观众达一亿多人次。其中,演奏频次最高的就是《我的祖国》《英雄赞歌》等原创经典红色曲目,它们给观众带来的是数不尽的感动。

随着历史的变迁、岁月的浮沉,长影乐团屡经乐团改制、民乐队解散,曲目“大换血”等阵痛,但在刘晓非看来,流淌在乐团骨血中的红色基因始终未变,是这种精神支撑着乐团能以在今天再次绽放异彩。

“《我的祖国》《英雄赞歌》《花儿为什么这样红》《怀念战友》等等,今天,我们在演出中最常表演的就是这些经典红色曲目,这是我们的原创,我们的骄傲。”刘晓非自豪地说。

每次演奏这些经典曲目,影片中的英雄故事都会在刘晓非脑海中一幕幕重演,他努力克制着翻腾不已的情绪,却常常会在与年轻乐团成员的讲述中红了眼眶。

“时代在变,但老一辈的革命精神、英雄精神不能忘”,排练的闲暇时光,刘晓非喜欢和乐团的年轻成员讲讲老一辈长影人的拼搏故事;“那时候再大的腕儿也不摆谱,大家都尊重劳动、热爱劳动,对工作怀有无比敬畏之心,这是永不过时的财富……”

在传承中创新

今年35岁的长影乐团首席、青年小提琴演奏家何楠是土生土长的长春人,她的音乐启蒙老师就是长影乐团已退休的老团长。小时候,每次到老师家练琴,望着长影制片厂院内耸立的长影标志性雕塑,她总会想,要是有一天也能成为长影的一员就好了。

8年前,重迎新生的长影乐团急需人才,

已在业内颇有名气的何楠毅然从北京返乡,担负起乐团首席的重任。实际上,她和长影乐团的联系始终未断,只要乐团有演出,她都会去参加。

“这里是一个特别有归属感的地方,大家在一起就是家人,每个人都愿意为了让乐团变得更好甘心付出,8年多来,尽管辛苦,却觉得非常值得。”何楠说。

在《英雄儿女》交响音乐会上,舞台的大屏幕上播放着影片中王成手持爆破筒一跃而起大喊“为了胜利,向我开炮”的经典画面,随着指挥家挥动指挥棒,激昂的音乐响起,何楠瞬间感觉浑身毛孔全部张开,那种无法言状的家国情怀、英雄情怀在血管中激荡不休。那一刻,眼眶抑制不住地泛红。

“小时候坐在父母怀中,常常听他们哼唱这些红色歌曲,在音乐学习中,我也曾无数次演奏过这些经典曲目,但只有和长影乐团一起演奏时,才能更深刻地体会到每个人都全情投入的震撼与感动。”何楠说。

这些脍炙人口的歌曲是长影乐团的传家宝,但并不是说一成不变。近年来,观众的审美趋向和心理不断变化,乐团在编曲和演奏形式上也在不断寻求突破和创新。比如,《我的祖国》便有独奏、交响、独唱、合唱等多种表演形式,让乐迷在更新鲜的音乐享受中感受经典的魅力。

近两年,随着知名度的不断提升,长影乐团的演出越来越多,有时一天就要排演

三场。每次演奏结束,观众席上都会想起雷鸣般的掌声,尤其是在表演《我的祖国》等经典曲目时,沉浸在家国情怀中的乐迷们还会自发合唱,站起来鼓掌,这让何楠觉得备受鼓舞。

勿忘历史,吾辈自强

92年出生的长影乐团长笛首席姚野,曾经最羡慕的就是师哥师姐能跟长影乐团一起演出,如今,他已成为乐团最具潜力的演奏者之一。

刚进入乐团,姚野与著名歌唱家殷秀梅合作了一首《英雄赞歌》。虽然小时候也唱过这首歌,但他对歌曲的背景故事却知之不详,也早就忘记了老电影的情节。

那次演出后,姚野专门回去重温了《英雄儿女》影片,就此,这些红色影片中的经典曲目在他心头有了不一样的意义。

初出茅庐,姚野经常跟着乐团一起到全国各地演出,令他惊叹的是,乐团中很多知名的老艺术家们总是和大家同吃同住,一样窝在大巴上补觉,从早到晚四处奔波从来不说辛苦。而且在平时的交流中,老艺术家们也会常常跟大家讲述长影过去的故事,讲那些让人感动的英雄情怀和奋斗精神,这让姚野在内的年轻人在潜移默化中对长影的红色基因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和体会。

时间长了,姚野还发现,乐团最常演出的就是《我的祖国》和《英雄赞歌》,而且在排练时一旦有谁走音或不认真,乐团里的老一辈演奏家都会格外生气。而每次演出这两首歌也是最能让观众产生共鸣,在乐迷们的自发合唱与雷鸣掌声中,姚野总能最深感受到身为长影乐团一分子的骄傲与享受。

“勿忘历史,吾辈自强,每个人都有责任传承革命精神,希望我们的祖国越来越好!”姚野说。

视线

强强联袂 11月10日精彩开演  
探班国家大剧院新制作话剧《基督山伯爵》



11月5日,记者探班国家大剧院新制作话剧《基督山伯爵》。自9月建组以来,该剧已历经近两个月的紧张排练,主演于洋、孙莉、赵岭、罗巍、孙立石、王卫国、富鹏翔对人物的掌握与舞台的把控已渐入佳境。现场,几位主演则带来了两段精彩的片段展示。

在谈到目前的排练情况和进度时,王晓鹰导演表示:“目前,我们已完成该剧的整体联排,演员们的妆发也基本确定,经过这段时间的排练,大家已经将自己与角色融为一体,希望在首演当天,我们能呈现符合大家期待的《基督山伯爵》。”

据悉,11月6日,话剧《基督山伯爵》将正式进入戏剧场进行舞台合成排练,11月10日至15日、17日至18日迎来首演亮相。(苏墨)

说唱文化,娱乐还是发声?

本报记者 陈俊宇

11月1日,B站首档说唱综艺《说唱新世代》收官,豆瓣评分定格在9.1分。

至此,今年的三档说唱综艺告一段落。随着潮流文化的兴起,说唱在中国已从小众文化进入大众视野,更是综艺垂直细分的重要领域。

在爱奇艺之后,芒果TV、B站均加入了说唱综艺的打造阵营。今年6月,芒果TV推出《说唱听我的》;两个月后,爱奇艺《中国新说唱2020》上线;9月,B站携《说唱新世代》亮相。

就市场效果对比而言,《中国新说唱2020》和《说唱新世代》竞争力明显,前者侧重热度与话题度,后者赢得了口碑。《说唱听我的》却在此次说唱赛道的表现稍显逊色。

有意思的是,虽然口碑走高,但在市场看来,《说唱新世代》在流量和热搜话题度的曝光上似乎总是差了一点,网友们甚至调侃,“B站为什么不买热搜”。对此,节目制作方回应称,热搜是一个结果,不是做节目的目的。

自开播之日起,《说唱新世代》便显现出有别于同类音乐节目的气质,成为值得关注和探讨的节目样本——以说唱为主线,通过多元的观察视角,向观众展现来自不同圈层,面向不同受众的中国说唱歌手的生活状态。

说唱文化出现在大众视野时,作品大多是财富、愤怒等主题,并且让大众形成了固有印象。女性话题、城市记忆、校园霸凌、教育等主题说唱作品,让《说唱新世代》的风格突出且迅速出圈。比如,歌手圣代的新歌《书院来信》,是一个被监禁在豫章书院的孩子发出的呐喊;出生于1998年的女歌手陈近南在作品《来自世界的恶意》中,深入探讨了扭曲的环境下青少年抑郁的问题。

“在我看来,能写可爱文字、有思考性文字的人,一定是可爱的人,这就是我们选角的初衷。”导演严敏用一句“让事情成为它本来的样子”,道出了《说唱新世代》最差异于同类节目的核心。

在严敏看来,说唱文化的本源是真实地描写真实生活,真实地表达想要表达的感情,用讲真话的方式表达自己的思考。“说唱文化最初进入中国市场时,为了让观众了解、快速让观众吸收成为流行文化,很多人为说唱文化贴上了流行性、消费主义的标签。但说唱的本质是发声。”

所谓发声,即是“为弱势群体发声,为被忽略、被忽视,或者看不见的那些人群发声”。严敏的这一观点引发行业大讨论,反对与支持,甚嚣尘上。

这是分野所在。某种意义上来说,《中国新说唱》与《说唱新世代》走上了不同的道路,追求热度与流量抑或留下真正的作品。

回溯说唱的历史,它第一次出现,是为贫困危险的贫民窟,带来不一样的娱乐。但是在发展过程中,如果仅仅只是娱乐,必然不可能走到如今的高度,还需要承载社会责任,为不同的群体发声。当然,“亚文化风格的抵抗性,会被时尚工业所收编或者商品化”,说唱也难逃这一“命运”。

对于中国说唱,尚在成长中。2017年,《中国有嘻哈》横空出世,这是说唱音乐首次站在主流舞台之上。当还没站稳脚跟时,便迎来了急速商业化。入局者开始行动,也就有了今年的三档说唱综艺。

单就本季来看,《中国新说唱》露出疲态,制造矛盾冲突、制造话题等老套手法引发了口碑垫底的恶果。《说唱新世代》则拓展了中国说唱的艺术承载边界和思维深度,成为一匹综艺黑马。讨论说唱的本质,是发声还是娱乐,会在下一季的节目中找到答案。秉持什么精神,坚持什么核心,则将昭示这档说唱综艺去向何处。

百名作家走进黔江讲述扶贫故事

本报讯 日前,“中国峡谷城文学创作活动”,邀请来自祖

国各地的知名作家前往久负盛名的革命老区黔江,以“书写建党百年伟业,传承红色基因,讲述扶贫故事”为宗旨,开展一系列的走访、座谈、采访活动。

革命老区黔江,曾留下刘伯承、邓小平、贺龙、关向应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战斗的足迹。黔江区委领导及百位作家在红军广场共同举行“书写建党百年伟业,百名作家黔江倡议”签字仪式,倡导广大作家写出新时代民族奋进作品。

韬奋基金会理事长聂震宁说:“作家深入生活是党中央一贯提倡的,作家一旦脱离了生活和人民,他的作品就是无源之水,无根之树。我们来黔江,就是体验这里的人民战胜贫困、战胜自我,战胜老天爷的雄心和气魄,丰富我们的创作经历,从人民生活实践中提炼素材,让我们文学更加有生活气。”

据悉,活动由重庆市黔江区委、区政府等部门联合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学会组织开展。(云外)



杭州：全球首个可移动3D打印石窟首次对外开放

11月3日,杭州市民和游客在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博物馆的展厅内观赏全球首个可移动3D打印石窟——云冈石窟“音乐窟”,这也是该项目首次面向社会公众展出。观众在参观时可触摸3D打印的云冈石窟“音乐窟”,能近距离感受中华传统文化艺术与现代科技结合带来的独特魅力。

采用3D打印复制的等比例云冈石窟“音乐窟”依托高精度数字化技术和3D打印技术,精确再现了“音乐窟”的石窟形制、精美造像,以及千余年来风化造成的细微痕迹。由3D打印复制成功的“音乐窟”采用110块2米见方的“积木块”分6层组装而成。这些“积木块”采用轻型材料制成,总重量大约2吨,只需8辆标准集装箱车就能装下,需要展览时,只要一周时间即可组装完成并对外展出。

龙巍 摄/人民图片

艺评

综艺的“深情”为什么看起来像个笑话

刘颖余

大张伟前一阵子唱了首歌,叫《我的深情就是个笑话》,不燥也不摇滚,但很走心,“我越用心,笑声却越大”“习惯疼痛,放弃挣扎”“那就算了,谁当真谁傻,除了自己隐痛,谁又在乎呢”……听听这些歌词,很难想象它是总快乐着没心没肺的“大老师”写的。

不太懂音乐,但直觉上我挺喜欢这首歌,喜欢它自嘲、豁达、真挚。某些时候,它甚至让我想起那首催人泪下的老歌《小丑》,“掌声在欢呼之中响起,眼泪已滴在笑容里”“启幕时欢乐送到你眼前,落幕时孤独留给自己”“小丑,小丑,是他的辛酸,化作喜悦呈献给你”。

大张伟当然不是小丑,他是著名的歌手,也是重量级的综艺咖。他活得快乐从容,聪明通透,给大家带来笑声的同时,顺带着还把钱挣了。无须怀疑,大张伟是这个时代的人生赢家。

不过这并不意味大张伟没有痛苦。在《乐队的夏天》舞台上,他不停地推销他这首新歌,就是想让人看到,他也有疼痛也会挣扎。虽然结果依然是,“不如装疯卖傻,不如装聋作哑”“仰着泪一擦,都去他的吧”,但他最后还是勇敢地唱出来了。

也许一个月后,没有人会记得这首歌,没有人会关心大张伟的“深情”,但即便如此,相信他也会释然。在一个娱乐至死的时代里,综艺咖就像工业流水线上的囚徒。他的悲伤是矫情,是站着说话不腰疼;他的悲歌,当然是“越用心,笑声却越大”。

与其说大张伟的深情,是一个歌手的深情,倒不如说是一个综艺咖的深情。也许,他更在意他的歌手身份,但在许多人眼里,大张伟作为综艺咖、段子手的影响力远还要大于歌手。类似的事,并非孤例,比如这两年活跃于各档综艺的刘维,又有几个人知道他曾拿过第二届莱卡我型我秀冠军、全球华人新秀歌唱大赛冠军?

念此,我也似乎有理由在听大张伟那

首歌时,产生某种联想——与其说大张伟个人的深情是个笑话,倒不如说综艺的深情是个笑话。

这自然不是大张伟的本意,却也说不上不尊重综艺。至少,这也意味着,综艺自有其深情在,或者说,有对于深情的追求。这难道不是优秀综艺应该具备的品位吗?

我揣测,那些热门综艺一定也是有其深情的,不信来看看他们那些漂亮的文案。

比如《乘风破浪的姐姐》,“肆意笑泪,青春归位”“三十而励、三十而立、三十而砺”“一切过往,皆为序章;直挂云帆,乘风破浪”,多么热情、多么励志、多么动人心魄!可惜的是,节目做着做着就跑偏了,人们最终津津乐道的不是姐姐们如何“越过山丘”,越过自己”,而是如何“装嫩”,如何有少女心,如何钩心斗角。如此一来,节目组“为女性打破一切界限”的深情,自然看起来就像一个笑话。

还有目前正火着的《演员请就位》,给

每位演员都写了走心的文案,甚至用台词、金句形式,提前预告演员们在舞台上的精彩表现,用黑白镜头记录下演员们在幕后的排练相处的过程,真可谓一往情深,用心良苦。但节目自播出至今,人们更为关注的还是李诚儒如何耿直,郭敬明如何会吵架,其他导演又如何合力“对付”李诚儒。这显然偏离了节目的初衷,包办多少个热搜,又能说明什么呢?

以话题制造来提高收视率,早已不是什么新鲜招数,但节目组还是喜欢用,公众看起来也很受用。这让综艺又如何深情得起来?

自然,深情的、有内涵的综艺也是有的,但我有时也疑心,他们的深情,人们未必会懂。比如,有多少人是因为看《朗读者》而爱上读书的呢?真爱读书的人,对电视恐怕没那么多情。

综艺的现状,显然是多方“合谋”的一个结果,人们不满意,然而又有什么改变的好办法呢?《娱乐至死》作者尼尔·波兹曼说,媒介即隐喻,诚哉斯言。